

談

洋

算

命

汪
公
紀

「已丑之歲（民國三十八年），聖誕節的前夕，我在家正忙於替孩子們裝飾聖誕樹的時候，忽然一個電話令我立刻起程，隨同吳鐵老訪問印尼。那時美國白皮書發表不久，英國巴巴結結的硬湊上去，創天下先承認了共匪，踵接而隨的，六七國。我們前途好像暗澹得很了。我却與高采烈的逢人便發怪論，認為「富貴逼人來了」，我之樂觀，自有道理，除了國際情勢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定律之外，還有我獨得之秘，據星象之學，那時我們踏進了「先號响而後笑」的階段，「號响」已顯，繼之而來的為「笑」還有什麼好悲愴的！

我就以這樣的心境，喜氣洋洋的隨伴着鐵老，登機飛往印尼了。印尼在慶祝獨立，我們是不受歡迎的賓客，以鐵老的老面子老交情，勉強在慶賀典禮中佔了一席之地，我們這批隨員統統摒之於門外，甚至連旅館的茶房，都拉長了臉說房間有人預定了，要我遷出，就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一位好心的僑領朱昌東先生，由他的少爺開來了一輛嶄新的轎車，把我接到

他家裏去住了。我就一直叨棲在朱府上，到賦歸之日才和他們父子分手。在這一段時期，我們成了莫逆之交，晚宴之後，餘汗沖罷，在清風徐來的庭園裏，談天說地，我仗那一片妖言，說得朱氏閣家大小個個歡喜，臨別猶不勝依依，我也留下了一個最甜蜜的回憶。歲月如矢，一幌已是二十年，但在這二十年中，昌東兄不論是在天涯海角，到聖誕節，他一定會除了節卡之外，附寄給我一本洋人出版的星象之書，豫言流年的凶吉。

人類自古就愛豫言，也愛聽豫言，中外無殊。洋人尤其認真，羅馬凱撒大帝之死，耶穌的降生，以至於拿破崙的崛起，希特拉的滅亡，早就有人在事先豫言過，信史之中屢屢傳載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，德英兩國並分別的組織了星象機構，來推測對方的軍事行動，名符其實的各祭法費較量了一下。

至於星象之書，出版之多雖然說不上汗牛充棟，但是形形色色並不比電影雜誌來得少，足見得叫座的力量了。

洋人本來閑得多，無論那一行職業，都有假

期，平日上班遲而下班早，並且還有很多行業是專門讓你看不見的，還有些行業，是不能不看書的。巴黎是個大都市，世界上最整齊的地方，住宅區，公寓林立，八層大廈，一般高低，配上寬闊的馬路，綠樹成蔭的人行道，確是一幅幽靜的畫面，而在每一大樓門前，常會看到一二老嫗，坐在半舊的椅子上看書，她們是樓房的管家，法國人稱之為 Concierge「公使」，她們的任務是除了打掃樓梯之外，便是應付來客，而洋人的公德心和習慣都比我們華人要略勝一籌，他們的樓梯容易打掃，不像我們的公寓，除了小孩所遺下下的果皮糖紙之外，還有那些談吐高雅人士所留下的濃厚痰吐，乾了之後化成一條條亮晶晶的綠葉線條，那就難清掃了。因此這些老洋婆無事可做，而為了要應付隨時能來的訪客，不能隨便

作者簡介：汪公紀先生，江蘇吳縣人，精

通英、法、日等國語文，曾任駐日代表團副團長、經濟部次長、駐馬拉加西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，現任外交部顧問。

走開，則祇有看閉書了，偵探小說，和星象之書，最能補這個空當，也就應運而生。我最愛在長夏之夜，和她們去聊天，兩枝香煙可以倒出一大堆故事來。她們也最愛豫言，雖然不懂政治，但是對政治人物的起伏，却會說得個清楚，她們的知識便是出自星象之書了。

去年聖誕朱昌東先生，照例的寄到了一半豫測流年的書，是美國米奈索達州出版的「月象書」，此書每年一冊豫言天下大勢，連續出版已六十三年，照我個人的衡量，此書不算稀奇，如果我們的左道旁門之士，精心研究的話，成績可能還要好些，祇可惜我們國裏大驚小怪的人太多，誰也不敢硬着頭皮來一試的。

「月象書」裏的豫言大師是佛里其阿姆斯特朗，他說美國的今年的情形道：

「世界局勢需要我們特別當心，不論和、戰，都是在火星與金星之間徘徊，隨時有發生嚴重錯誤的可能。尤其青年們由殺氣騰騰的火星走向海王星，結果將產生混亂，他們好像在大喊叫，「我們必需戰鬥，不能規避」，他們陷在危難之中，同時也很危險，各色各樣的放縱和頹廢都在不斷的發展，在他們的圈子裏，已經無所謂「法」也無所謂「秩序」，暴力支配了他們，走向了無政府狀態，漠視了一切規律」。

關於詹森總統，他說道：

「詹森的氣運很壞，很多凶星出現於正二三月之間，很奇怪的事情可能發生，他的希望、願望，都會陸續的消逝，尤其他的朋友，或死，或叛，他會變成很孤獨而他最大的敵

人，就是他自己。他不可能繼任總統，也不會當選，輿論界也不會放鬆他，他將受到各種無情的譏評和諷刺，全年之內，他被籠罩在凶光之下，暗澹之極」

提到韓福瑞副總統時，他說：

「韓福瑞在本年內好像在揮舞一面紅布，而要穿過一羣凶猛的牛羣中一樣，他走走過，可是混身創傷，好像晴天霹靂一般，他將轉變他的職業」。

關於未來美國的總統，他豫言道：

「一個新人，由於他的高貴理想，取得了特殊權力，在一剎那間，他便躍登了世界領袖的寶座」。

我們再看他對法國的戴高樂將軍怎樣說法，他說：

「倘若戴高樂還是法國的話，那法國的步伐，將會零亂，失據。但是一種磁性而幸運的外衣，將會保護着他渡過夏季，然後一切會好轉，法國終久會發見青島原來就在自己的家裏」。

我介紹了以上這幾項來說明洋人的豫言，也並不是全是無稽之談，在今天看來，似乎都已有幾分靈驗，尤其說到戴高樂，儘管學生們高喊戴高樂再見吧！但是法國人崇拜英雄，每個人心裏都有個拿破崙的影子，法國的「公先使」們最愛看的小說，莫過於拿破崙的情史，而對於老拿快決病死愛爾巴馬，沒有不悵然嘆息的，這批老朋友們要投起票來可能比那些過激份子還要踴躍，她們決不肯把她們的英雄，再度送進一個荒島上去的。所謂的磁性幸運的外衣，可能便是這些「

公先使」了。

共匪的命運又如何？他說道：

「由六月二十一日開始到九月二十三日之間，壞消息將如火箭一樣的速度，接踵而至，死亡將震撼全國，毛的地位動搖，他與其他匪首，將在這一期間內死去或失踪，「倘若你不改變的話就將遭毀滅」，這是所有的匪首所必需遵從的路線，否則將無以適應新局面，另外一批領袖，將以閃電的速度，出現」。

大變動之後，不論在錢財、幸運、權勢方面都大吉，軍方將出現大人物，總而言之進步但是不免瘋狂」。

六月二十一日就近在目前了，我們且拭目以俟，毛之死，據我們左道的朋友推斷，也必在今年，中外合一，也十分有趣。

講究言論自由的人，都會記得法國哲人伏爾泰所說的一句話，「我雖然對你說的話，沒有一個字贊同，但我將奮鬥至死，擁護你有說話的權利」。同樣的我未必相信這位預言大師所說的種種，但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星象之學在西方科學昌明的今天，他們還在認真地研究，大膽的豫言。

二十年來，我連續不斷的收到了昌東兄贈我的書，真是慚愧無既，希望這本小小的「月象書」能在美國暢銷，而他的豫言全部中「的」，將來重返大陸之日，我也將網羅天下奇士，刊行一本中國生命年報，和洋人一交上下，用以答報老友的恩情。而這一日子，希望不致拖到太久，今年的聖誕節怎麼樣？六月十二日於台北